

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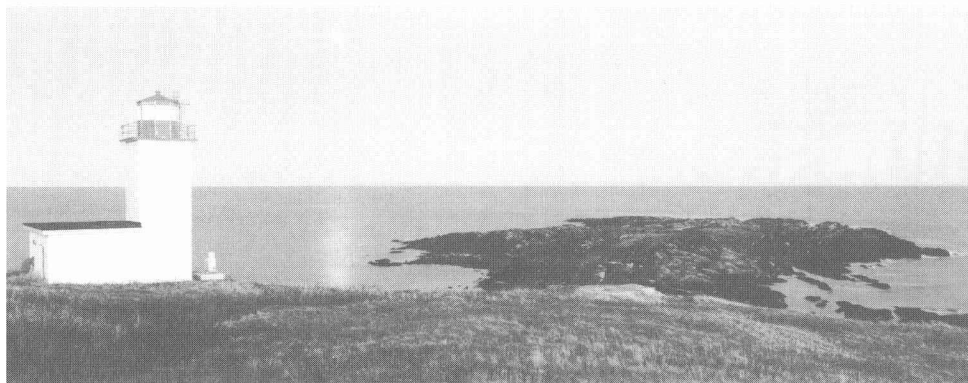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阿伦特
(Arendt, H.)著;孙传钊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6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117-9

I. ①马… II. ①阿… ②孙…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关系—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A811.64②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546 号

书 名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著 者	[美]汉娜·阿伦特
译 者	孙传钊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n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4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2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17-9
定 价	2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根据伊丽莎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Elisabeth Young - 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2002, 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记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pp. 279 - 282)。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准备在第三部分中重新通过斯大林主义的事例来追究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在撰写第三部分的时候,她注意到了与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种粗俗的理论,其中含有西欧政治思想传统的要素,因此世俗世界很难避免被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所吸引。于是,她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研究。在《理解评论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94)中,阿伦特强调:极权主义体制是20世纪产生的、没有先例的、没有比较可能性的史无前例的新事件,使用已有的现成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政治经验已经无法对它带来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完整的有效的理解(p. 309)。所以,为了理解极权主

义体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一个中介的方法，那就是把现有的认知作为预备性理解，才可能不扭曲地理解极权主义体制中的“新生事物”的一部分，逼近其本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中介的预备性的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研究也就成为她对斯大林主义本质更深入探究的一个前奏式的过程，也就是想要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一补充。阿伦特说：

我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做这样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数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与社会群体的命运，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纳入这样的体制之中，至少是实际上卷入了其政治体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崭新的统治。因为这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关系的事件，修复其他所有传统的断裂开始变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们的传统的断裂成了既成事实。它作为事件，任何个人要在事前对它观察、思考已经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进行预测、作出预先安排。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光从过去知性的、物质上的原因来进行推论了，所以只能在照亮自身、自身过去的事件本身发光的地方反映出那些原因。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已经与马克思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又具有新的意义。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说被恶用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的足迹。因为马克思还是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比如他反抗、颠覆传统，从停留在优先理论阐释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迈入了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之中），所以，尽管不得不把极权主义诞生作为 20 世纪最核心的事件，传统

的崩溃也已既成事实,我们还是对与这不一样的、在传统及其本身概念框架里没有的新的事实抱有一点关注。(引自《卡尔·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一文)

引起她转向对马克思与西欧政治传统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48年底至1949年春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澜。阿伦特在1949年6月3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非常厌恶地这么说:“这里的政治状况是令人忧郁的。特别是大学、大学教师(也有几位是意外的优秀人物)非常厉害,掀起反共的浪潮。本来很激进的、长久以来反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人,多少有点倾向国务卿那种立场……结果大学教授们都不敢相互推心置腹说话了……人们甚至不敢提马克思这个名字。那些愚蠢的家伙,简直把贬低马克思作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时期她还写了《前共产主义者》等文章抵制、批判麦卡锡主义对民主传统的背叛。当然引起她关注马克思思想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她长期无形中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亲友们影响。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 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所佩服也曾有交往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奥登、布莱希特也可以归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她虽然很厌恶阿多诺,但是早年与阿多诺也有过交往。作为“左翼人士”,对她影响最大的要算她后来的丈夫布鲁希尔(Heinrich Blücher)。布鲁希尔曾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成员(详见孙存之:《阿伦特与左翼人士》,载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来看,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地思考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的。因为阿伦特1952年申请到了古根海姆财团对“分析马克思本身”(Marx analysis itself)课题的长达两年的研究资

助。1953年11月,阿伦特曾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为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班(Christian Gauss Seminar)开设了六次讲座,为期两个月,讲授的内容就是上述“分析马克思本身”课题一部分:“卡尔·马克思与政治思想传统”。后来为了准备芝加哥大学沃尔格林的讲座,“分析马克思本身”的研究没有最后完成。据此推测,汇集成《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手稿就是她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准备的讲稿(第二部分手稿口语化很明显)和当时撰写、提出的研究报告。

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境况》(1958年)、《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年)、《论革命》(1965年)和阿伦特遗著《精神生活》(1978年)等著述中系统地表述出来,对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西欧政治传统2500年的发源问题,“活动”、“劳动”、“制作”之间的区别问题,关于权力与暴力区分的问题,近代以来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蚕食问题,关于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贡献评价等等——都有涉及,而这些课题都与马克思思想对西欧政治传统的挑战不无关系,所以,杨-布洛赫在上述传记里评述:“《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都是追溯马克思思想源头的产物。”(p. 279)阿伦特热衷于关注马克思思想,大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伦特在本书手稿里关于马克思的三个命题的论述如下。

这三个命题是:(1) 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2) 劳动创造了人;(3) 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第一,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发端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遮蔽了本真的古希腊政治经验,终结于马克思。鉴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始自柏拉图的政治传统把人间世俗社会视为黑暗的领域,追求终极真理的哲学家必须离开这个政治世界,选择独自“沉思生活”;马克思完全颠覆了柏拉图传统的政治与哲学、哲学家关系观,声称真理正在人类事务之中,哲学的真理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所以,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

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柏拉图构思了一个哲学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企图通过制作一个政体而使全民恐惧。但是,柏拉图以来这种立足于“制作”的政治传统在20世纪也被极权主义体制颠覆了。)第二,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颠覆了古希腊的人的条件——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为标准,把劳动、制作作为人类必须受制的必然性,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19世纪后半期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却与他的最后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消灭劳动的异化,争取最大限度的余暇)是相矛盾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蓝图。第三,在阿伦特看来,希腊城邦市民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对话,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目标,马克思颠覆这一传统,强调暴力的历史作用,也是和国家、阶级消亡后失去暴力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

今天,世界进入了一个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激烈冲突,这些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了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阿伦特研究者关注点集中在她担忧现代性导致划一大众化社会的深刻危机,那么,我国学者恐怕会更加关心阿伦特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分歧。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一,看到工业革命后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二,都向柏拉图以后的西欧政治传统提出了挑战。这一手稿和她去世后由后人整理的多种书信集,以及《政治是什么?》、《康德政治哲学讲座》、《精神生活》和《思索日记》等文本,对于准确、全面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和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轨迹,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因为是大学研究班讲座讲稿,所以相对于文字著作而言,行文平易,更加简扼,容易解读,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美国一流大学文科教学风景的一个片断。

凡 例

根据阿伦特自己在手稿上标记的页码,译文中也同样以该数字标记。凡是原手稿第一页没有标记页码的,都标记为:1。

原则上按照阿伦特标记的数字顺序翻译,阅读时发现原手稿叙述顺序衔接问题,根据上下文文理逻辑重新调整、编排,依然按上述方法标记原手稿的页码。

另外,正如《精神生活》的编辑者玛丽·麦卡锡在《精神生活》的编者后记中所说的她整理、编辑手稿时遇到的困难一样,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阿伦特原文表达思想的时候,许多想法出自追溯西文的词源(希腊文或拉丁文)的考虑,这些词演变成英文后,词义在现代语境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翻译成汉语,在汉语语境中要确切对应表达也很困难,所以,这里还要对文本中频繁出现的阿伦特政治思想中几个关键词的译法作点说明。

(一)阿伦特著作中的 action 一词,国内学术界一般翻译成“行动”。因为阿伦特的文本中这个词是特指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参与公

共政治生活的“活动”，译成“行动”的话，在汉语语境中不很贴切。另外，阿伦特著作中特指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活动”(action)作为人的条件，和维持生命不得不实施的生产劳动(action)，在政治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出于更明确表达这种区别之需，根据上下文，把后者翻译为“营生”或“营生活动”。

(二) 国内学术界，一般把阿伦特著作中的 labor、work 都翻译成“劳动”或“工作”。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劳动(labor)是维持生命的营生，伴随着劳苦，和工作(work)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而且，古希腊语中的“工作”，即 poiésis 一词本义更接近“制作”的含义。制作意味着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实现，近代产业社会，当这种制作深入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时，就变得非常危险了，是与极权主义倾向有联系的。所以，遇到阿伦特文本中与这个特定概念阐释对应的 work 的场合，一律翻译成“制作”。

(三) speech 本意是“说话”、“演说”，阿伦特著作中许多地方此词是被作为“对话”含义使用的；在古希腊，此词作为“对话能力”和“人类多样性”来使用，既指与他者的对话，又指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本书中，一般都翻译为“对话”。

第二，因为阿伦特遗稿中引述他人原著的引文，没有标清所用版本或所在的卷、章、节及其页码(特别是马克思的著述)，无法查对原著及其中译本相应的段落，所以，本书只能按照手稿字面译出，敬请读者谅解。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凡例 1

第一手稿

卡尔·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 3

卡尔·马克思与西欧政治思想传统 16

第一手稿中的断片 70

第二手稿

序言 83

第一部分 90

第二部分 114

第三部分 127

第四部分 158

第五部分 173

不能归纳的单页手稿(断片) 191

第六部分 197

第六部分(a) 概括 213

译后记 218

第一手稿

卡尔·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

传统继承的断绝^①

要对卡尔·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点什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对晚近已经在民族国家取得政治上平等和合法参政权利的工人政党有着极大的影响。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无视在他故去后还没有延续到 20 个年头,他的影响力再度逐渐上升。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广泛的影响从稍微有点落伍于时代的、严格定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大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所有领域。但是,近年来已经能频繁看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并不是因为放弃了他的思想及其导入的方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已被过分权威化了,成了公式化的东西,因而人们也已经忘记了马克思思想的源头。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工作如同如何处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样困难,或者说,即使没有达到处理尼采那样的难度,也至少有如同阐释克尔恺郭尔

^① 手稿第 1 页,原序号为 1,以后部分未见出现 2、3 等小标题。